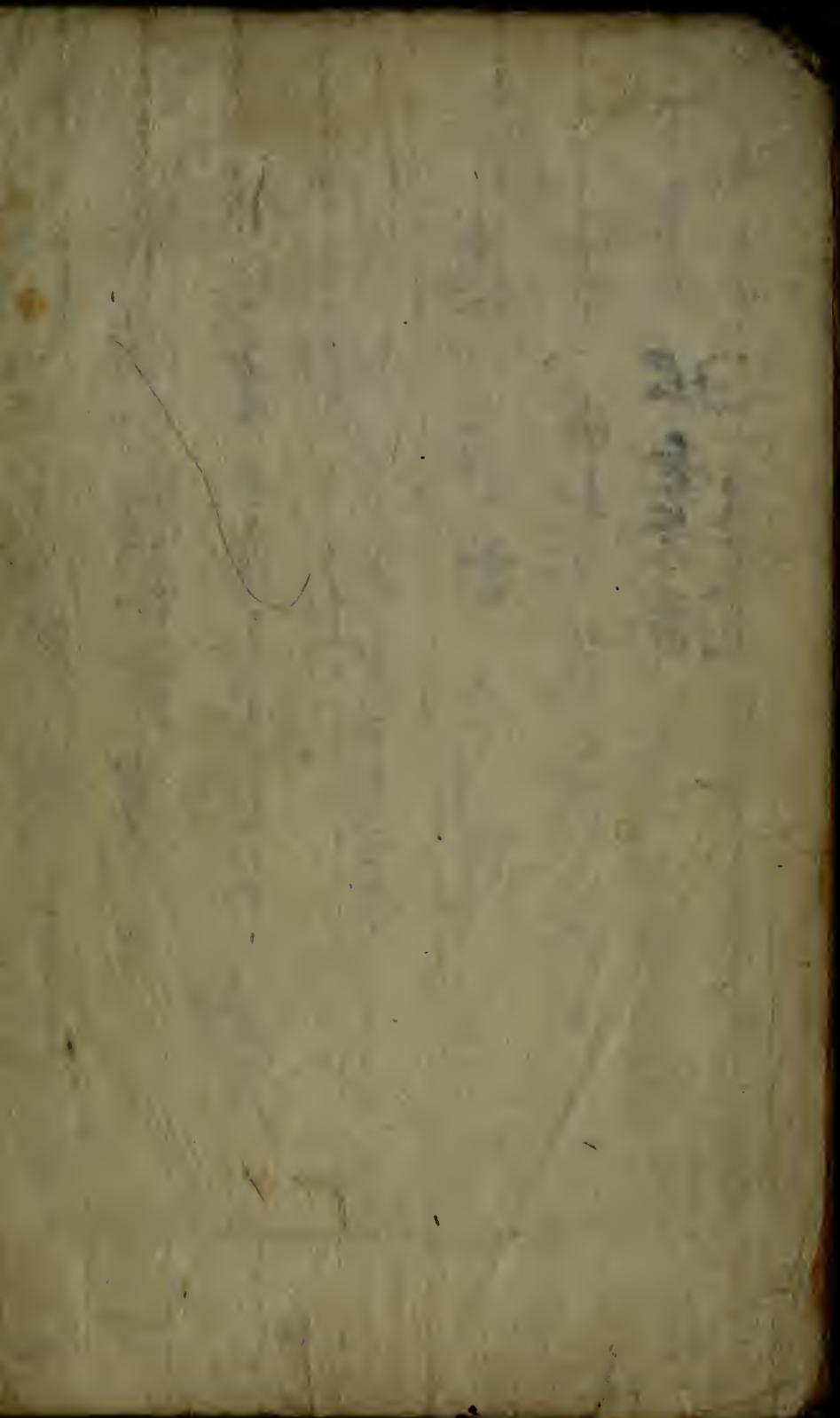


白沙先生註述目錄



北遷日錄序

昔家宣廟中興時則有元功大
臣曰白沙先生李公恒福字常
運光海不辟將廢母后公黜豫
守正謫于闕比歿于配所其耐
相從於生躬死歸之際者乃錦
南君鄭忠信可也忠記其跋

涉之勞羈管之苦疾病之厄死
害之虞以遺後觀嗟今觀其所
記直以憤懣悲哀之意隨遇而
直書之耳非有暇於言語之妙
文章之美而所以增夫天考及彝
之重使人感歎而起者一何多
也母子之倫君臣之家固其大者

至若人品之邪，正世道之升降，
無常之物，態不泯，公議死而有
榮耀，生而為羞，辱人倫，藻鑑之
明知，遇許與之報，無不一備於乞
後之君子，觀於此，亦可知量時而處
己者矣。人之所貴乎書，為此而
雖先生大人著為世訓者，要不出

此諱可與韓韜者流覽為一語同
類而共評之哉余聞宣祖大王播
越龍灣也將欲渡江而內附問羣臣
之願從者則唯公請以身執羈勒
及公之竄社也唯錦南相隨不玄經
紀其生元嗟乎公自能竭其忠於
君父而以身其報於錦南詩不云乎

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信然哉且余
於此又有感焉古之居輔相之職者
必以知人為先晉之管庫唯趙文子
知之舉之為大夫澤之巨虜唯蕭相
國知之薦之為大將比其明鑑透識
自得於天夫豈有方術之可傳學習
之可施哉錦南以完物之一賤士當

北角之年穿賊中達躬在公乃能
得之於舉自係頃之間及訓成就終
為國寇不但得其力於一身之窮途
又能滅滔天之賊成重恢之烈為世平
城社稷是賴今之無此眼目而當
國大任者雖或有區區願忠之志其
於以人事君也何以哉噫

晉

崇禎紀元後四十二年丙寅大
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
政兼領經筵事監春秋館事
南九萬書

卷之九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九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九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九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九

白沙先生北遷日錄

錦南鄭忠信可行撰

皇明萬曆四十五年丁巳

即光海君九年也

十一月一日壬戌

自癸丑以後時人主金墉事事已逼迫右叅贊筠使金閭李廷誘聚湖嶺無賴之徒偽若儒生者自家供給相繼投疏是月八日幼學尹惟謙首疏以舉義杜亂萌事呈政院繼有幼學鄭晚李皓李璿宋永緒李渠等踵之館學儒生金尚夏等上疏曰請貶降西宮時仁穆王后在西宮尊號撤去分朝侍衛貢獻朝謁以去禍本次治竒自獻容護逆首之罪事此論大提學爾瞻實主張是筠承望奔走以成之羣議

紛然首相竒自獻不能止入都堂倡廣收廷議議先立義

幟欲挾已見使之收及於原任大臣鰲城府院君白沙李

公時公家食於東岡

東岡卽公無任別墅在京城東二十五里

不預朝政者已

五載二十五日中樞府經歷李士遜持廷議來問公卽獻

議曰臣以八月初九日重得中風身雖不死精力已脫瞻

天望雲分死自訣今垂半歲尚在床褥凡千公事勢難仰

對此則國家大事餘命未絕何敢以病爲解默然而已乎

不審誰爲殿下畫此計者君父之前非堯舜不陳古之明

訓虞舜不幸頑父罵母常欲殺舜浚井塗廩危逆極矣號

泣怨慕而不見其有不是處誠以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

孝故春秋之義子無讐母之意况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
母誠孝之重夫焉有間也今方以孝治國家一邦之內將
有漸化之望此言奚為至於絳續之下我為今之道體舜
之德克諧以孝烝烝乂迥怒為慈愚臣之望也云時議
駭然三司攘臂生負陳好善宣世徽崔尚質連疏請按律
以安 宗社云

十二月一日壬辰 十日合啓曰臣等伏見李恒福鄭弘

翼東萊人字翼之號休軒登丁酉文科以行司果獻議云
伏以古昔帝王遭人倫之變者無如虞舜而能盡處變
之道者亦莫如舜當其累母煽禍欲害舜者百計而舜
為子職而已馴致烝烝之義此其所以為人倫之至也惟
我聖上自在儲宮仁孝振聲舉國臣民咸仰錫類之至化
而不幸遭值人倫之變羣臣佐下風者不能贊襄聖孝齊

美帝舜而乃議此無前之事臣竊感焉伏願聖明遠法堯舜克盡誠孝兩宮之間和氣藹然則一國臣民咸圖於仁孝之化而聖德光于萬世矣臣叨荷聖恩位躋二品雖極愚陋無識愛君徇國之誠恒切於中矣今當獻議若愛惜微命不陳所懷則是負聖上洪造而自陷於不忠之罪矣倘蒙聖明不以人廢言特賜財擇則臣雖萬死亦無憾矣召還進秩嘉善至副提學天啓甲子卒謹忠貞公等收議引虞舜處變之道為言虞舜人倫之至固可法也若以今日之事比之則大不相同虞舜匹夫也雖見害於囂母禍止一身舜之恭為子職者舜之所以為舜也帝王宗社臣民之所托也不幸遭變則禍及於宗社臣民帝王處變之道不可與匹夫同之也明矣設令舜既在君位而囂母之禍舜如此則舜雖以母待之為舜臣者其可坐視舜之被

害而不明器母之罪乎殺人微罪也臯陶猶執瞽瞍而舜
不得禁只以竊負爲計則君臣之間子母之際以義以恩
所處之道豈不大相懸哉巫蠱咀呪之變著矣外應逆謀
之狀露矣若使凶謀得行於當日則聖上在於何如地宗
社臣民之禍亦何如也在聖上則雖有竊負之意爲聖上
臣子者獨不爲臯陶之執乎今此廟堂收議斷以臣子所
處之道相爲商確欲聞折衷之論而已聖上則必無干與
於其間而恒福弘翼不及於廟堂之所問敢以賈勅之言
有若獻議於聖上者然其意實難測也義理晦塞正論久
鬱何幸草野抗疏衆庶奮忠此正臣子同心協力明大義

決大事以安宗社之秋也而恒福弘翼以失志怨上之人

乘機抵掌敢逞右袒之計張皇引諭言及無所與之聖躬

必欲使陷於大逆之名恒福於護送求福之計則得矣忘

讐負君之罪甚於自獻至於恒福收議中所謂伋也妻白

也毋之說尤極痛憤安有人臣而告君之辭若是其悖慢

乎主辱臣死古人有言此臣等之所以欲死而不忍聞者

也金德誠以恒福弘翼一也為議金公尚州人字景和號

軍器寺正引春秋及禮記伋妻白母之說草累百言及見

文忠公收議歎曰吾所欲言者釐已盡之無足更贅古

人有請與范仲淹同貶之事是足一死矣以臣一片愛君
之心與李其鄭弘翼一也獻議南海圍籬安置移配穩戎
泗川癸亥反正以執義召還崇禎
丙子卒官大司憲後特贈謚忠貞 其心同則其罪不可裁

之請李恒福鄭弘翼金德誠等並命絕島圍籬安置以洩
臣民之憤荅曰李恒福只削官爵鄭弘翼金德誠依啓再
啓曰李恒福右袒護逆之罪臣等論之略盡而觀其收議
之辭張皇脅制陵厲悻慢之氣溢於措語之間以臣等之
筆力不能形容其萬一徒爲氣塞憤鬱而已弘翼德誠以
恒福之卒徒既被其罪則恒福其可止於只削官職乎忘
讐負君是何等罪惡而豈可以大臣末減乎况辱君一款
弘翼德誠之所無而聖上之罪恒福反輕於弘翼德誠弘
翼德誠必不服矣亟命圍籬安置王堂初劄大槩竒李鄭
金啟罪惟均圍籬之律只行於踈賤不行於貴近將何以

懲亂賊哉請快從公論以洩輿憤事答曰圍置則過矣三
啓曰自獻倡之於先恒福應之於後雄唱雌和迭爲增荒
使右袒之輩抵掌而起以致主勢益孤異論日盛將成不
測之禍俱不可勝言者無非自獻恒福赤幟嚆矢之所爲
則其無君護送以危宗社之罪一而二也二而一也豈
可以削爵付處當此二凶之罪忒亟命圍籬安置答曰已
諭勿用煩論 十一日連啓答曰放歸田里 十四日連
啓答曰中道付處 十六日連啓答曰遠竄 十七日停
啓 十八日禁府以公配龍岡奇自獻配定平承旨白大
珩韓縉男手擲配單於地曰此輩負何等罪惡而乃配以

便地為 十九日所司以知義禁李慶涵為循私配歇地

罪削黜改以極邊為啓 二十一日以公配昌城奇自獻

配朔州 二十二日公自東岡入青坡村舍已首路矣過

忘憂嶺賦詩曰猗風難透鐵心肝不怕西關萬疊山歌馬

震巖千丈嶺夕陽回望穆陵寒是日平安道人上疏以為

一曰朔密近中朝境不能無潛通禍機之患請移配北邊此

是筠指喉也公之孫救使公丁巳記聞錄云小子嘗往謁

之事猶有所未盡聞者矣昔在丁巳冬光海將廢母后

收議于在外大臣先生已獲罪遷于東郊奮筆自書辭嚴

義正凶徒膳標三司俱發禍將不測先生待命於青坡奴

家嘗手抄禮記掛諸馬鞍而行先生端坐室中看禮記子

第及吾輩數人在庭下或坐或起以待來報忽有意脚自

城中奔馳而來氣渴口不能言眾皆失色顛倒迎視之乃

請按律之報也余欲白于先生而遲回嗚咽不忍啓口生
 就覽畢了無異色看書不輟少馬進夕飯飲最自若及夜
 就枕鼻息如雷房室極狹子弟詩者皆在廳事獨余侍寢
 憂憤所激輒轉達曉鷄既鳴先生睡覺各余曰某汝尚不
 寢手余起而對曰不寢矣因更坐曰敢問於先生死生
 大矣今日之事雖傍觀者亦不能自定小子待側仰若
 咳先生安閑舒泰少無異於平時君子於死生之際若
 其翹耶先生莞爾而笑曰我非不動心者然事有先後動
 有次第今始請按罪則判下然後當就理次案然後當
 伏法若見請罪之章便自驚動其如三木之下何其如搃
 質之前何曰復就睡終無幾微見於辭色者古人吾不及
 見然以我觀吾先生雖使古人處之無以加焉中心院
 了若前日事矣噫平昔之嘉言善行衆所共觀者也此
 夜問答人所不知而吾所獨知者也恐其久而泯沒焉爾
 言之特詳因感念舊事怆慨不已意此一款不載於家乘
 今則延命亦已捐館每欲請於秉筆者以識其事而未
 馬略書頗求以備遺忘燕示一家子姪云爾使公諱時
 顯即府使公第三子官至通政公州牧使先齋宋國時
 烈跋其後曰昔章惇欲殺劉元城私遣運到直抵
 官府元城治命既畢曰死不難矣目對飲酒

齊家人號注而益夷然自適俄聞運判嘔血死亦不喜
本朝金安老嫉鄭文翼公寄不善意欲令自盡同罪者乃
至有滅命者文翼笑曰朝廷誅殛則當伏刑以一礪百
可也一日惡足自烹至請所而口渴不能言待者蒼皇失
措文翼安卧自如及其發書則乃安老誅死之報也侍者
以告公曰蒼皇而雷鼻達最益與元城而共貫矣謝安聞
泚水建音對客圍碁而及至入門折其屐齒程子以為強
終不得也東坡嘗以談笑於死生之際自期而其聞朝命
而無入色兩脚無力大為朱子所譏夫元城文翼二公如
此哉今見李廷陽所說白沙文忠公事可與二公異世而
同符也然二公終能化還而公則竟歿於荒裔可勝痛哉
然公之所以死者天理民彝而廷陽以門下諸生翊戴
聖祖卒能明天理正民彝以啓中興之偉績然則公之所
以法樹綱常之功至於身後而彌彰豈不盛哉廷陽懼所
門之盛議不顯著於世也至於臨歿而闢發如斯忘可以
見其師矣二十四日改配八慶源自上下教曰南關他邑
改定配而知義禁尹銑以二水為改三水之慶源尤為荒

絕自來人之謫此者多不生還視猶鬼門關則時議之欲

殺公可知改單又不下公仍駐青坡待命時崔正平鳴吉方持母喪或乘

夕乘拜一宿而去崔公官至三議政完踐庭竟君號遲川公之門下士也

戊午正月一日辛酉日暈歲律已換請路三千新年與况

已索然矣故舊之來見者必揮涕以去多遺歲饌信於常

三日時人落使人物色於公及奇所人甚畏之而然自

士夫至僮隸之來謁者駭闐滿門甚於權貴之家晚有武

人奇敬歎公舊幕士而奇之族也病在高陽送人相問其

人先自奇所來及歸途有數人攔之曰爾自奇所來又

次必有往來者須可出置云其八乃言其情則於

遍搜一身此是筠所使也 四日日暈地震右議政孝純
率百官始舉廷請爾瞻構啓草先引十大罪直以廢黜為
辭柳希奮大言於廷曰凡廷請乃從首揆之議矣萊庵既
以去朝謁罷分司為議則只可以此為辭如以此議為不
可當須先罪萊相後改其辭可也兩論相爭至夜不決孝
純以為廷會不易屈從瞻意竟以廢黜為啓及罷鷄已鳴
矣萊庵即仁弘號也 六日自上備忘記曰大臣雖有罪
不可置之於邊上况方有可虞之端吉州北青等地改定
配時老酋送書於文希賢有犯天朝之語邊上似擾故有
是命禁府改公于北青改奇于吉州 七日以押去都事

李宗義辭朝日暮之故仍滯 八日始發青坡取城南路

行過山壇邊李廷陵

名好問官至廷陵府院君號五峯

父子李天安惟假

韓僉正汝澄等已在山壇候公矣設祖餞行一座垂涕延

陵吟贈絕句曰此地年年送客歸山壇舉酒祭江離吾行

最晚當何處無復故人来別離公亦賦絕句和之曰雲日

蕭蕭晝晦微北風吹裂遠征衣遼東城郭應依舊只恐今

歲去不歸金陝川昌一亦追別於南峴底矣夕到往尋驛

宿公望都城賦詩曰一出都門萬事灰舊遊陳迹首重回

浮天好在終南色佳氣葱籠紫翠堆 九日日氣極寒行

路惻惻都中士夫輿僮之來送者不記其數道傍觀者無

論知與不知無不掩袂嗟傷行過胡墳峴李盈德麟奇家

在峴近處送人傳行願與叙別仍令盛設鋪具若祖行者

然從行之苦寒者喜有酒相慰以待及盈德至則但是冷

談而已不覺捧腹矣夕抵松山村宿趙判官緯韓官至知事號玄

谷李正郎景稷受學於公官至判書號石門崔評事有海官至承旨李評事

培元官至監司崔恭軍浣李大河大淳兄弟皆從行送公于此

李僉知楹具甲山仁室公之福禪官至右議政綾川府院君先到此候矣喪

人李元亦來有紙糖之贈十日趙李諸人皆辭別已各

沾襟而李正郎景稷泣最多矣夕抵抱川抱川鄉族之出

迎公者已滿道矣十一日公就辭先墓將發大雪塞空

天地曠憐行路不辨親舊閱其行色請少留待霽公以嚴
程有期不可留為辭冒雨前途行色甚苦李僉知惟慶出
迎途中追送於十里餘暮將投宿楊門則奇已先入公爇
其兩纒同館遂投永平邑中主倅安旭出接頗勤 十二
日日寒極苦既與奇相值慮前途夫馬之弊姑間一日以
為差池相發且為遠嫌也 十三日扞信男權鵬等洒涕
辭歸朝發永平夕抵豐田驛尹鐵原英賢自府中出候不
准供接以情且有驢行之資 十四日日寒猶苦朝發豐
田暮宿省昌金化倅趙贛以都事出站或有薪芻之濟而
終不見公可見人之畏時議也 十五日有雪朝發省昌

予過直木暮入金城縣縣令李峻接公甚勤至于流涕嗟
傷此人性甚魯鈍曾為公郎僭多不見用而到此其情如
此豈非廖立之泣孔明者也 十六日抱川親族之送公
於道者不特十餘人前此稍稍落歸到此已盡行間只有
子弟從僕數人而已公有別諸姪詩曰達士遺天地如何
意慘然非無一掬淚耻灑別離違峽天陰晦水路間關回
望終南已杳然投荒行色安得不悽然過昌道牟棧身善提反
暮投新安驛宿 十七日淮陽府使李叔命自府中侵霜
到矣緣竒相昨入府中有關出候未安云言甚款款將發
李敦詩名時白受學於公官至領議政延陽府院君 自伊川追至一行不覺倒

能召還至今聞之者莫不感泣事載南原士人趙敬男野
史允齋宋相國翻而為詞曰鐵嶺高處宿雲飛飛何處
驛顧帶孤臣數行淚作雨去向終南北岳間沾洒瓊樓至
欄干南相國九萬營按北路過咸關嶺亦翻此歌為詩曰
咸關嶺高復高夜宿曉去寒雲飛孤臣寃淚欲付汝願帶
為兩長安歸長安宮闈九重裡倘向君前一霏霏蓋以鐵
嶺為咸關者傳聞之異也暮投高山驛店宿店主曰今有兩大臣接迹
而來必國裡有事矣似聞皆以孝母后得罪云獨國母異
於閭閻之人乎語勢漸危懼而止之曹僉使大臨家在湖
西因事入京適值公之是行即匹馬隨之周旋行李不憚
艱苦公使曹歸曰既逾嶺矣吾尚無事道上勤君多矣止
此而返可也曹泣且言曰吾年七十不以老為辭長路隨
公只效吾誠也不至顛踣足矣何憚勤苦况去路猶遠公

病尚危吾身不死誓不中返言甚慨切聞者感嗟公有踰
鐵嶺詩曰孤臣不度濟人關日月昭昭宇宙寬青海怒聲
風氣勢白山孤影雪孱顏息加沙塞水先泮心健關河路
不難唯有憶君千里夢曉隨殘月越朝班 十九日有雪
李敦詩辭歸道上相分去留俱涕早發高山行至富坪川
邊許天慶自威營來迎望公行色不禁悲泣午憩南山驛
冒雪入安邊府使吳煥丁父憂在殯斂中送箕男公之側室子知
也事往吊之以致累人不敢來吊之意吳即使其子來謝之
二十日一行人馬驅馳度嶺園仆不任道留休北青判
官趙元範自京迴歷拜于公槩成廷請尚未完邑中男婦

來見公行色者如市舉皆嗟傷中有一老婦凝涕以言曰
皓首相公非有罪者何謫之遠乎云 二十一日朝渡南
江午憇元山坐看漁人撐小艇入風濤出沒以釣若履平
地此正近來浮世狹何似釣舡中者也有採石花來進者
公亦一解頤暮投德源府中宿主倅洪峻出接款曲 二
十二日日寒極酷行路亦斷昨既歇馬又滯未安強發德
源行至鉄關峴駐車觀海雪日新晴海天無雲滄溟浩浩
萬里無邊公不覺豁然開抱曰老夫不有此行焉能見此
世界午入文川日寒尤酷主倅無分且病廢衙行中有與
高原守安大奇相知者進言於公曰今日苦寒人馬皆凍

若夕柶失所夜必傷損此去高原不甚懸遠邑倅安素受
遇於公一生感戴今公此行必不泛泛姑且忍寒前進以
便托宿云一行皆以爲然卽就道前進至箭灘野廣山依
夕風益烈車傾馬旋寸步亦逆一行號寒極矣然猶謂到
高原必將有痛定之喜強鞭催趨及至于郡則邑中寂然
無一人迎矣倩人問所館則陰谷廢舍而戶不掩矣問其
邑守則午酒未醒而衙已閉矣厨給則已矣薪芻亦不濟
日既昏黑無緣賴辦搜出行錢使之買薪則邑處野中未
薪如挂上下絕爨度夜公亦假寐冷突至於鬚鬢黏冰侍
者呵手煖髯以達宵曹僉使慷慨老人失聲痛哭武人雖

不足責孰謂危苦之際若是其甚也 二十三日以其薪
藁之難趁早以發大奇乘轎帶醉來見公停車道次賜語
溫然待渠辭退而後起將入永興境府使趙孝南匹馬來
迎問慰行李色戚若涕汪如也及入府供接皆誠窮途易
為德感此情款如何武人尹孺來謁公尹亦冤獄之徒竄
非其罪又遭家慘慘怛之中又拜于公不覺泣成聲也有
一府妓故權判書徵曾所畜者也半生守燈志老愈堅素
知大郎是權婿緣此來謁能說舊時事勉慰公意 二十
四日日寒猶苦公昨傷於高原氣頗不平且被主倅殷勤
留休一行頗恨安公文相詆之公解之曰人生雖困豈賴

安公且觀其人連喪子女心性已失言辭舉止非復曩時
之大竒尚哀憐之不暇矣且憾為 二十五日朝渡龍興
江踰黑石嶺府使趙送行至此予憇草原德津江夕投草
原驛村郵官李譚適病重不得出送人問公仍致酒饌頗
存勤款 二十六日朴信男家奴自京來乃是張知事晚

公之門下士官
至王城府院君

慮公病減食劑送藥物附朴以傳也一行

喜得家信不啻聞天外音其去國情懷亦可想也憑朴書
槩聞朝報廷請尚未完而又有竒許對下之請此緣竒曾
言篇有畜免謀交搆兩宮事也曰撥便書報竒行發到定
平南村宿府使沈彥明出接 二十七日府使進酒慰公

發至咸定境上道右有四箇人出挽公車曰願且少停暫
觀容顏卽停車則曰生長荒陬久慕德義豈知今日此路
相逢公不有此行吾等將被髮矣公曰竊祿久矣焉能免
此行無德而勤公之見亦可羞也仍問其姓名則定平儒
生韓興邦韓健李廷芝咸興儒生李球等也而皆金淳昌
柅居定平登文科
官至黃海監司之門徒也午憩鶴仙亭川邊水清蒨淨
愛坐移時監司權公縉後官至
判書使其衙奴送酒饌一行分
飲好箇人情夕度萬歲橋到咸興城西觀者塞街莫不嗟
傷村氓里婦尚知鰲城相公焉寓妓生德仙家方伯都事
判官相繼來拜邑中士人之刺見者爭相送進猶恐後人

僕隸蔡之如忘遠謫之苦南虞候張潛曰公到此亦來謁

供接一行雖是監司判官之款厚亦多有許天慶之周旋

兩間耳 二十八日監司懇請歇馬且緣齋蔡留此李義

男公之庶從子僉知兄弟自瑞興追及之流寓士人安迪邑人進

士韓仁滉蔭仕官至縣監刺謁以退方伯以下三官出入寓次日

昏而還城西有一老嫗多送饌品致意眷眷此是故柳兵

使珩庶母而知柳之素受過於公致情如此其感德亦深

矣 二十七日朝發咸山午到德山川邊歇馬咸興人前

奉常判官李汝海生負徐克温視酒來慰公暮入驛村宿

三十日因行中病患不得已仍留

二月一日辛卯回病患又滯 二日行至咸關嶺上陰雲
黯慘虐雪滿空嶺棧欹危馬倒人顛苦哉行色韓仁滉許
天慶護行到此而還暮抵咸原驛數家殘村甚是凋弊公
賦詩曰玄石山頭雪吹來驛路霜隨風迷大陸寒日淡無
光 三日日寒剝膚朝發咸原暮入洪原城南趙生家趙
卽洪原妓也曾年尹善道之謫也趙妓持酒往慰之辭語
甚理尹感其言卽寄絕句曰我言固非時爾知我不知讀
書不如爾可謂吾生癡云此語久落京口公亦慣其名矣
邈迤道次與之語李高嶺彥惕自北遼回留候公朴萬戶
震一自北青來候公懸謫客李丈耆俊林宣傳叔亦來見

李卽公洛中舊識異鄉萍水悲懼兩至不耐情也仍進盤
餐俱是洛中味公不覺輕箸焉 五日朝發洪原李支子
裕基追送行至松峴而還暮抵平浦驛宿 六日發平浦
至龍岸村邊歇馬踰雙嶺嶺底武人李義龍李彦麟等出
候公曰公爲兵判時某等濫蒙拔補邊鎮一生感激豈知
今日有此行耶至撥幕前將駐軍替焉兵使卽玄揖寃死於甲子亂新
後自朝送軍官申繼於從行曰可會川邊已出候行多時
幸駐須臾云曰此直前則兵使既與張虞候設帳具候公
矣公下馬就坐帳外進數盃卽起兵使使虞候護行先入
府中至晚到北青公有詩曰古歌於解記北青板橋西畔

少人迎群山定欲因豪傑回望千峯鎖去程寓姜亂扑之家兵使已令修治寓所具辦厨資器用使喚無不畢給公只留爨婢收奴各一餘皆送還料豆亦多裁減成廟朝士夫之竄謫邊遠者例令其官有供饋之教因此已成規故公亦受之判官趙元範來謁兵使進酒數巡而罷北兵使李守一送人問慰公 七日邑中父老爭相來見無論上下来必親接温然借色人之見者若接天仙莫不景仰奔走儒生金鶴齡李廷秀金夢辰等六十餘人來謁曰適日釋奠入齋校中初臨之日不得迎拜於道上大是歎恨數年之前分閫將相率是簡膺號令清明牧守奉法生民

安業歲亦多稔問其朝廷秉政是誰則相公坐閣體察兩
邊數年以後列宰多易倉風事起民賦無常水旱連仍械
縲載路怨氣熏天問相公則已去位而國事多矣是以知
相公之進退治亂有係蒼生屬望每切加額豈料今日復
謫荒陬此生得覩懿範縱是生等之幸其於舉國生靈何
言甚有理晚有前典籍劉敬祥來拜為人強記能說故事
此其北門典故矣沈譔兄弟來拜八日兵使進酌慰公
虞候判官亦來主妓晚玉乃北門舊娼也而李清江名濟
公先輩而為北閫時所寵者曰此先容見公公喜其為清
最親厚江所賙待之不間渠亦滑轉機敬言善知人意能道風流舊

事其夫姜胤朴善治產家甚足僕從滿庭醉飽遣日不知
人間有憂畏事公戲題其板扉曰人生不必辛勤作宰相
但得如姜胤朴足矣云 九日兵使判官虞候來見兵使
謂姜胤朴家狹小不便久居修治劉生卽姜胤朴家親自指
揮監董雖微細事不爲放過必以誠 十日判官進酌慰
公兵使虞候沈諤兄弟亦來沈是洛中士子以族連累於
沈獄來配甲山隔闔歲久生死相疑其老母不勝慈情自
京來此將往子所兵使憇然使二沈出來相見仍許留在
城邊待親之還也適所寓與我比隣故逐日相對是日朴
成川燁送人慰公仍致客需十一日邑中儒生李廷秀

挈酒饌來慰劉典籍亦來 十二日邑中品官十餘人來

謁以歸兵使子玄太虛來見仍出其所著詩二首請考之

十四日品官金夢辰李羲龍等來謁 十五日兵使進

酌虞候判官二沈亦來蓋為別揚口也 揚口即公之長廬 諱星男官至通政

鐵原府使 贈兵 曹參判 鰲興君 十六日儒生趙龍生趙麟生等來拜

十七日揚口曹僉使辭歸洛揚口北陪鯉庭南隅魚軒

此行勢將奔疲道路辭別之際縱念致傷公懷強作怡愉

而退出門已見淚如泉矣一行之留待公者皆出臨清江

上送別去留莫不洒涕沾巾行路觀者亦為之吁噫 十

八日鄭承旨弘翼將過北青公送箕男於道上問其行父

到公寓 十九日兵使虞候來見劉典籍來謁方伯送米

饌 二十日移寓劉生家庭除寬敞房寢精潔可堪居止

此皆兵使經意者也金正德誠將過送箕男路中相邀

二十二日二沈陪公終日仍說北地苦寒生民無契活守

宰貪暴漁奪亦無紀極近來言其清簡愛民者以前時兵

使柳承緒公之福禔後寓居仁同與張旅軒顯先講論性理之學甲山府使具仁堂

為最此皆公所薦用者耳 二十三日利城縣監李厚輿

送米饌公謂以贖行受之不辭 二十五日邑儒李廷秀

李挺立等來謁 二十六日邑儒全鼎勳來致束脩請學

韓文鼎勳邑中年少而最聰敏者也公試教之頗通文理

己解反隅公眷意勉之

全彙勳字台佐機張人直長天德之子登己巳文科官至察訪

二十七日兵使虞候來見加乙坡知僉使李士郁送軍官問公金正字地粹李僉使慎義將之謫所送箕男相邀

二十九日夜雪尺餘獸人之迹虎者告於兵使兵使即提騎卒若干將出獵戎裝來見公公望見郊原眾騎爭馳雪飛風颯杳沒雲際俄捕一豹以還公不覺氣動曰此事令人足能發豪猶勝書生白首下帷兵使頗矜氣意

三月一日戊申日氣稍温温公散安庭際仍坐籬邊兵使送朝報一道始知廷請已完有去尊號只稱西宮之教公曰近來國家治逆頗嚴然皆未見形迹今此請廢之徒實是

大逆吾所交儕亦多有參廷請者甚是恨事侍傍者問曰
某某皆是公最情親者他日相逢將何以待之公曰是皆
脅從者其情雖可憐既參其逆則交已絕矣異時之遇不
過泛然相對耳 二日公再中風魅鄉近塞風土甚惡衰
病遠謫假使善飯不能無慮况又再中安可望無虞悶惶
無極前此十餘日来公頗覺苦渴喜進酸冷侍人多戒其
不攝養公曰一生餌藥節食者只要無恙到老爾今既宦
成名立幸爾年亦將七十此外更有何求而強自苦攝以
絕口所快也今日再中亦不以死生爲念矣 三日昨中
不甚重向晚猶能起居而語音稍澁夕間兵使進酒饌蓋

爲踏青設而勉慰公客中病懷 四日二沈侍語終日邑人李廷立全天道天則來拜 五日端川倅李廷臣送米饌甚足 六日兵使盧候來見李義龍李廷秀趙周民來拜 七日甫乙下僉使主應材送人來問 八日在調攝中判官趙元範移差萬頃縣令將就道來辭公公曰此來相從情分甚熟忽此分張意甚忽忽須勉道途無恙云別意殷勤趙最拙於語言素以妄發名於一時每在公前人相以謔浪懽笑且性柔弛居官雖無治政與人甚無稜芒人皆不苦之來代曹挺立乃是仁弘門徒向爲癸丑諫官攻公甚有迹且其竄公時獻納也一行慮有彼此之嫌相

與爲言公曰彼是吠聲之徒素來無恩恐今日異鄉萍水
安知待我更厚於趙也且彼是官我是累人自有分限固
無相干假使不懼我也有何所慮只望汝等慎戒言行勿
生疑阻可也劉典籍曹仁立義立等來拜 九日近日連
在調攝中居山察訪羅茂松自本驛來拜 十日兵使將
往咸興來拜 十一日判官曹挺立赴任輸城察訪鄭良
胤穩城判官金昉一時到北青此皆丁巳臺諫及停廷請
又有極地之論欲將回避頗存痕迹自上特差是任 十
二日鄭良胤金昉來拜公曰去年我等送大監於此地今
年大監見我等於此路人事好翻覆然往年之事豈我等

本情只不忍一時死耳為惡且不竟今日得有此行大監
之門豈我等所蹈初欲畏面匿迹直往而不造更念情迹
有異事有可原敢來唐突耳其縮恧悔吝之色溢於言外
鄭翰城云往冬論大監之日小生言於同席曰大臣論罪
自有一會之規今日直舉圍置不其汰乎時論方銳孰應
吾言咫尺相看狼狽到死實難塞責云公曰此事吾亦聞
知事往時去不必更討但今日公等之行更緣何故各言
其意穩晤以出虞候來見加乙坡知僉使許清來見十

三日曹判官來拜公其言不如鄭金之丁寧而退見監察

卽公之季胤諱井男官至禮賓寺正贈史曹參判甚悉其羞惡之意 十四日全

弘逸孫允文金一珎等來使虞侯來見 十五日鄭輸城
金判官前往任所來辭公是夕兵使自咸興回直來公寓
拜之 十七日判官見兵使於營廳辟路至門兵使以爲
倨傲頗及禁止之語判官嚙背憎上下之間隙已埶矣
兵使來見公言及是事公不相辨白 十八日判官進酌
來拜政聲迥出前官待公之意亦勤着 二十一日兵使
虞侯邑人韓應福全夢辰來謁 二十二日利城縣監李
厚輿來謁仍以酒饌進兵使判官皆來 二十三日惠山
僉使趙琦送雨落魚兼有書 二十四日兵使聚列邑兵
大操於南江教塲奎男公之側室
子主簿也箕男往觀操見北兵善

馳突大誇於公 二十七日沈价川宗敏在任所送人相
問兼有贖物 二十八日春陽已老兵使取寓舍西溪上
引水爲潭等一茅亭以爲公遊息之所居處甚靜便公自
再中後畏風一向牢閉不出門幾將月矣今日始出溪亭
關河經雨新綠漲溪渚蒲汀柳已媚春矣公意甚不樂曰
想應東崗耕種已遍野矣 二十九日判官來拜鏡城判
官南以後亦曹公之徒也病滯道中今始到此直來見公
四月一日戊寅慶源府使鄭如麟送人問候兼致贖物
二日公出坐溪亭二沈侍坐終日 四日明川府使權暉
送書問候有所貺 五日兵使來請公曰今日天氣和暢

此去五里地有巖盤懸流甚清。邊花甚盛開可堪一賞。

願陪清塵暫時出遊。公曰：累人只可牢整，何煩出遊。六

日兵使判官煎花於溪亭。七日主妓慶仙即晚王來陪。

公話公戲之曰：北俗喜馳突，女人亦善御馬。云爾亦能乎。

卽應曰：是吾能事。試爲公一破顏。輒起呼童勒馬以來。着

遭笠持短鞭，結束登鞍翩然若輕燕。騎出溪邊，衆石硯磊

乎。墜青絲信鞭橫馳，其翻身調馬極是閑熟。公拍手而喜。

白：雖公孫秦娘之舞，劍何以勝此。令人不覺鼓氣云。仍賦

一絕以詠之。詩曰：裊裊娉娉豈冠長，翩然輕燕踏龍翔。女

郎拾翠爭來看，滿水東風透異香。十七日監察使箕芳爲

覲大夫人還洛關外經春客愁已多端又際父子之別安
 得晏然無情公亦於此不能不動二郎情事慘不忍見兵
 使虞候二沈皆出臨清江上設祖餞行主妓慶仙最傷此
 別每至公前輒自茫然流涕公亦愀然曰父子之間固難
 為情彼有何情者每傷吾父子之情悲感若此況其為父
 子者乎 十二日吉州牧使玄極即玄兵使之兄送人問公仍致
 客需 十三日會寧判官李廷俊送問有貺 十五日北
 閩送李思達公之庶再從姪問安仍致魚菜 十六日利城儒生
 李培率廷俊來拜 十八日金善男自三水出來 十九
 日二沈朴震一終日奉侍爭品地盆子優劣公曰吾聞地

盆子乃北地仙味人間有此物不得見亦甚齒矣吾擬假使明日得放姑且仍在直待其節親到甲山得一嘗而歸今聞沈生之言則不覺愕然也朴曰憎其人者憎其儲胥沈郎一謫三甲喫苦已極不幸地盆子亦爲其儲胥也二十日兵使來拜曰城裡有一別院扁是倒鏡堂荷錢點池柳嫩梨香四絕人居境甚靜僻此是一府之勝亭而今日羨景亦其時矣公微笑曰吾脚自當不出此溪亭耳兵使仍進酌以罷公臨危言事以忠見謫雖任真推義澹如也然每念奸臣誤國主心不悟忽以二百年禮義之邦一朝變爲禽獸之俗且土木方殷兩關並起三空已久虜屢

又生危亡之象迫於呼吸繆顧憂切壹鬱不申內自焚焦
病成消渴引冷無節口常吞冰兵使揣知公意慙然爲憂
頻進小酌務爲相懽公厭其煩而感其誠受而不辭 二
十一日柳厚立生捕黃魚數十尾放于溪潭洋洋圍圍公
甚悅賞 二十三日李羲龍活致雙鯉放於溪潭振鬣翻
波意甚快活此爲公一時消遣資也 二十四日有僧一
真自北來見公曰公能記我否公省之曰爾非香林舊上
人否僧進一軸乃公未釋褐時次俞祀溪韻二絕也仍道
四十年前事歷歷如昨日公不覺展眉欣聽如聞雙樹語
也 二十五日兵使判官進酌於溪亭判官臨潭見魚遊

曰此亦濠梁之魚能知公樂否公笑曰君亦濠梁之客乎
人能樂魚而魚不樂人也 二十七日有雨向來一春不
雨亢炎爍野今日始得雨歡聲滿野兵使亦進酌溪亭以
爲得雨之慶公戲曰雨適時乎公能格天乎若爲誠格之
感吾亦欲學之耳兵使昨日祈雨而得故如是云而公意
有在 二十九日李挺立孫允文全天則等來謁

閏四月一日丁未兵使判官將赴監司壽宴來辭 三日

金察訪璉自京來仍謁于公懇聞洛中消息 四日虞候

金察訪羅居山來謁 八日端川官妓舜真乃北門名娼
也今爲羅居山所畜自郵中來謁曰妾雖賤娼尚聞公聲

早欲一來奉晤以爲閑中消遣而爲人所畜蹤迹有拘尚
稽今日耳語甚辯慧令公解顏仍進酒饌羅居山亦在座
矣酒數巡真曰少時粗解歌詩今已盡忘之然一爲歌之
以破公顏耳仍誦屈原離騷杜北征及古今逐臣詩字字
寥亮聲極悲楚轉添公悽切公甚不樂卽變其調乃詠將
進酒赤壁賦又歌李退溪陶山別曲聲甚和暢公曰一聲
之變能使人哀樂隨之真妙才也停歌撤杯仍與之語雅
閑清盼應對如流人情物理無所礙滯公嘖嘖嗟賞曰此
非人間女妖必是上界仙流耳 十日羅居山辭還其驛
舜真亦來辭歸公曰餘音裊裊颯然在耳繞樑三日者真

不虛也仍語人曰我北來有三勝事其一鐵關觀海其二
慶仙馳馬舜真歌詩乃其三矣十三日南兵使以興千
里委倅問公謫况仍致南產皆是北路所貴見物想其念
公之情矣十五日邑中品官爲公進酌兵使虞侯判官
亦來十六日大雨水漲前溪使富貴卽公家
蒼頭乞菊於兵
使滿裁亭邊又開小圃多種菜葉親教小奴朝夕灌畦以
爲消遣之地十八日金夢辰曹義立等二十餘人爲公
進酌於溪亭兵使判官虞侯亦來十九日監司將北巡
自咸興來見二十日監司向利城二十三日劉典
籍以下儒生三十餘人來謁二十五日博川郡守李楹

送人問公多致客資 二十六日判官進酌於漢亭公素

不飲向來雖多開酒時只把杯酬酢而已終未嘗一勺入

口矣 二十七日洛中書信至皆是故舊書也公不覺披

翫三復曰劍門唯喜北人來之句可見真境也仍以金同

知塗文同知希聖書示人曰此人皆能筆得名優劣如何

人以金為優公曰然矣且言其辭意宛轉亦是奇文也具

道其人氣骨不凡似非塵埃中客也 金公即公體府從事官至領議政昇平府

院 二十八日公嘗語於人曰近觀曹判官為人性似平淡

不甚回互與人之間亦不立崖岸若置於名士大夫之中

不害為一跡客只緣出自草萊聞見齒莖陷於坑塹世間

如此者豈復一二數也 二十九日人問當時言文翰者

必以李延陵李月沙名廷龜號月沙官至左議政後撰公墓誌及墓表陰記申玄翁

名欽號玄軒官至領議政後撰公神道碑銘數人大監之後碑銘傳記誰可繼

者公曰碑銘則申玄翁可能耳其關鎖精華猶勝於我也

五月一日戊子虞候將入甲山來辭公曰既與半年相隨

情意異常今言濶別不能無黯然之懷也 二日監司巡

北而還來見公 三日監司辭還本營 四日全羅左水

使李興立委倅問公致夏需 五日公有思先墓詩曰忠

孝傳家及此身爺孃相戒汝為人龍荒此日天連海每聽

林鳥哭令辰 六日利城縣監李厚與來進酌以慰公

七日兵使送朝報注軍門檄書始知虜騎已犯中原朝廷
有不為徵兵之論將送李岑於軍門以為觀勢周旋地公
曰事已無可為也自我救中原豈待徵檄而起自此念國
之憂益自焚內渴瘡轉劇晝夜飲水憂悶不可言 八日
兵使來論邊事極其擾動公曰虜勢雖急至於犯我則尚
遠矣但念中朝之責必先於虜也 九日使兵使軍官魯
興祿劑養胃進食九洪原妓趙生來謁李思近即思達之兄自
利城來 十日洪原縣監來謁利城儒生等二十餘人設
酌以拜 十一日兵使將出塞甲山許洪原來餞其行途
酌於溪亭酒間又及徵兵事公益不堪悵恨強飲一杯醉

氣發紅洪原出席獻酌亦飲半杯酒逆卽吐仍就枕成睡
調息不甚數促目合口開鼻斲手散無復有人事百爾攪
醒猶復昏昏連夜及朝一樣 十二日昨睡猶熟了無生
道但不絕者一線鼻聲耳兵使判官許洪原在外經夜
十三日庚子鷄鳴易簣叩地呼天無所逮及邑中諸老閭
閻男婦莫不奔走號哭若喪文親巳時襲卒時小斂斂不
待次者蓋以時日極炎有不得已故也斂畢別室氣絕無
生道舉家遑遑莫定夕時僅甦是日兵使馳驛告訖 十
四日監司及判官朴晋章聞訃自咸山來哭 十五日午
時棺斂棺材用油杉厚三寸龍衣斂皆用本家衣服他具皆

賴兵使通判至誠應辦無一毫未盡監司判官進直中壤
庶尹鄭世義送書問候且有客需而未及生時尤可悲矣
二十六日辰時成服沈誼兄弟自始病至成服救病
治喪一毫不怠憂哀奔走有若子弟惡難有賴寔天涯骨
肉也監司判官皆回去朴震一亦不離省喪晝夜悲哭本
邑品官儒生四十餘人亦自襲歛至成服晝夜在外兵使
之殫誠奔走通判之隨辦喪需不可盡道十七日有兩
兵使以朴震一爲監官閔德龍姜胤朴崔永浩爲都色董
治舉具十八日兩利城縣監自其縣金善男自甲山來
哭十九日兵使備盛奠米哭三日入甲山二十一日

兩李思達聞訃自鏡城來有兵使吊書與賻儀 二十二
日劉教授敬祥率邑儒四十餘人撰文來真極甚悲哭情
動於人 二十三日監司送營吏全得渾治喪具夜雨終
朝前川水漲有二人溺死仍念諸孤之行今到何處而滯
雨且奎男只在喪次絕食昏仆氣甚奄奄內有別室累復
昏絕死生未分天涯異鄉四無親舊子子悲哭若在昏霧
之中也 二十四日宣傳官崔復明將有事於通判衙中
自京來哭仍致京信此皆諸親故遠慰謫况書也履置靈
几前悲痛益切生負任轍回事過此入哭 二十五日哭
熱比劇霖雨連旬諸孤之行趨未到夜夢政煩悶不可言

兵使撥傳地盆子一筐曰此是公在世時曾欲一嘗者適
來見路邊紅熟政時忽念舊事不勝悽切敢此摘送幸置
靈筵云此去甲山數百里之地乃能朝發夕至其向公之
情不以生死有以異藹然可想感矣感矣管奴德男自京
回來得京書始知計入有自上特命復爵一路護送依例

禮葬之教即告靈凡改立銘旌即沈判書悋後改名悅官
至領議政

所書送 二十六日揚口諸孤初更奔到哭擗之餘有同

易簣時四隣男婦駢然來見李生自顧男公之堂姪
官至中監時震

公之再從
孫生貞李察訪天俊公之姪
女夫朴引儀信男護諸孤同來

二十七日通判來吊諸孤品官絡續來吊李利城亦來

奠以去 二十八日許洪原來奠於慶興震英李僉使亂
緒自咸興來哭 二十九日陰霾久不解諸孤成服羅居
山茂松來哭主妓晚王設盛奠來哭奇相聞訃送入來吊
且有賻儀 三十日許洪原曰監司分付備朔奠來

六月一日戊午 三日奇相送挽詩仍問諸孤 四日雨

以輦具趨末造完旅攬久滯雨且連綿悶不可堪也李智

男義弟自瑞興聞訃奔來通判來見喪主仍坐督輦後

五日咸興進士韓仁滉操文來奠且有韓仁祿登文科以翰林薦拜

北評事官李汝海韓大信等十四人致賻皆與公素無分

者只出於向慕之誠耳 六日慶源府使鄭如麟送書相

吊仍致賻儀 七日李敦詩自伊川聞訃奔來內外親戚
及門生舊徒受公恩遇者豈特一二獨此人乃能千里奔
哭非但以情亦能勇義者也 八日兵使自甲山來吊諸
孤且護發引時事 十一日京信付撥便來曰胡言都下
甚擾云喪次一行亦甚騷動羣疑萬端衆目瞪瞪將有可
虞之形李時震李天俊先往抱川 十三日兵使來奠哭
甚悲 十四日利城縣監以喪柩差使自來 十五日破
殯告遷柩羅居山操文來奠曹判官亦以文入奠之是日
修書一度以撥便報知今朝發引之由於張知事傳本家
十六日以雨未發移宿前溪上 十七日雨水漲不得

渡北青諸儒一時來奠本家奴守奉自京來有挽詩數十
度 十八日始渡臨清江夕到平浦路險輦重前道杳然
悶念無涯兵使判官護喪柩亦到此 十九日入洪原李
文書俊操文來奠本倅亦入奠官妓趙生亦以醴酒新菓
素衣入奠是夜燈燼落地延燒地排几筵前火光忽起適
李思近先見呼告僅得撲滅言之喪魂 二十日朝發洪
原早入咸原餘日尚高而前有咸關大嶺故止宿北青品
官儒生下人輩之出送洪原平浦者有不能盡言以至妓
生温香雲仙景海慶仙等發引前亦未嘗一日離喪家種
種任使至誠爲之且哭隨喪柩送至洪原途上以歸公之

遺德能使人感如此 二十一日午踰咸關嶺嶺甚峻險
每至峻坂危棧魂喪心消竟得無事亦有神明之護也一
入洪原之境沿道設舍治除無不致力亦賴縣官之誠也
夕到德山宿咸興出站 二十二日沈誥兄弟朴震一金
善男護喪柩到此痛哭辭歸慟慟之情益不能堪北青人
李大生亦到此以還午入咸興判官朴晉章操文入奠邑
人前正郎韓仁祿前判官李汝海進士韓仁滉等二十八
人操文來真監司幕下武人吳應勇李禮範等七人亦來
奠哭甚哀是夕風雨大作俄刻平地水沒膝靈次地低將
不能保冒雨移安於武學堂 二十三日前江水漲不得

發監司

祭文來奠

祭文云勲勞清白道德文章晚節忠言萬古綱常秋霜烈日歿有耿光臨江執

紼敬奠

二十四日以船渡江晚入定平府使操文盛饌

素奠物極豐潔悲慟亦見於聲供接一行亦多以厚本邑

儒生李球等十人亦操文入奠二十五日到草原遙擔

軍前有兩江天雨未歇恐有阻滯之患冒雨催行暮到永

興府使趙孝南入奠二十六日冒雨到高原是昏大風

雨大樹盡折焉二十七日前路水漲不得發本郡郡守

李應星前月罷歸京師復有仍任之命來到文川聞喪柩

入其郡盡棄行李匹馬游水以到來卽致奠其情亦可感

平生無分之人尚能致意於死歸之日其視於安大奇不

奮萬萬也 二十八日因水漲由下路艱關到文川境郡
守李公久澄親出境上看檢擔軍護行入郡卽奠文甚切
實不避時諱哭甚慟致賻亦多 二十九日兩本道都事
金德將赴任入郡以文來奠哭甚悲晚發至中途逢大風
雨萬萬危苦僅達德源府使洪峻入奠

七月一日丁亥冒雨至安邊府使權餘慶已往京矣德源
以兼官來府使雖不在已令邑人厚護喪行故凡奠物調
軍亦無少忽留賻亦厚 二日風雨猶大作不得發端川
倅李廷臣自京來以酒菓入奠哭甚慟如不勝情 三日
阻水又滯悶不可堪本邑士人李東賢入哭吊孤 五日

水落路始通發安邊府夕至高山驛仰看嶺樹參天鳥道
如懸此是公常爲死歸者憂今日不幸公柩到此感念公
言益自悲憂也 六日無事度嶺止嶺上行奠休軍意有
淮陽之軍來迹寂無形影俄有淮倅文狀言擔軍官門交
適之規安邊之軍遠來踰嶺力已疲矣前到淮府尚餘四
十餘里日既夕甚狼狽先送差使負趙永興催淮軍繼發
下嶺路險寸進或顛或仆山日易西勢難前達不得已露
處於罪藏谷中經夜淮陽府使聞是事蒼遑馳來軍亦齊
到夜深奈何安邊護喪別監李桂輪金光確亦極力勤苦
七日入淮陽府使入奠姜正言大進柳秀才文錫亦來

哭許天慶哭辭而歸自北青至此一路周旋奔走其竭誠
殫情亦極可感矣 八日午到新安通川出站郡守全克
建入奠致賻夕有奇順格自吉州來入吊是日趙永興亦
代替於淮陽而歸 九日船渡牟灘無事兩棹一行常所

憂者只是此處幸得好過心始安矣權試
公之訓室女自

京來迎到昌道歇饗平康出站而縣監李善得稱病不來

其備送奠物陋不可言乘昏入金城北防禦使劉夢龍將

之任留待喪柩即來入哭 十日縣令李竣入奠李淮陽

以差使奠護喪到此哭辭而歸夕至全化縣監韓善一入

奠哭哀杆城郡守趙暄鄭襄陽號守夢官
至味黃 送奠未奠

城則無有賻儀襄陽則又有祭文挽詩京居士人沈演因

事過此入吊 十一日曹大臨自湖西為來迎柩午到豐

田替軍鐵原府使尹英賢入奠輸城察訪李確將之任入哭

暮到揚門站永平縣令趙彦範入奠李恭男公之堂姪白大

琦到金化李桂男公之從子擢男鰲山兄弟到揚門旅櫬

在北每以途遠難進為憂行行無事已近揪攏去時送行

之親故忽以衰經相迎觸事悲慘殆不能為懷柳兔山藪

亦來 十二日李正郎景稷及抱川諸族皆迎中道哭聲

徹天行路亦為之流涕到種樹院駐轡抱川座首洪思學

等入奠哭哀未時入山所錦陽尉朴彌以表從孫受業於

公疏汾西後撰公

年譜

及尹仁沃公之婿權益慶皆已到山所矣卽時安殯行

奠李同知成吉來哭 十三日吳璉聞訃自羅州徒步以

來曹大益自晉州來凡治喪之具自京則尹仁沃主之山

所則李擎廈公之再從孫 官至郡守監董無不畢給至於松脂則張

知事晚簡求於外官之常所知公者亦已足矣 十四日

李傳芳公之再從 昆弟生負自京來哭全羅右水使李繼光問公於

北青而來人到此聞訃不得達書與物留在此矣過亭悲

益深 十五日自昨大雨李延陵送子景濂致文以奠李

有吉亦來哭 十六日襄寧已迫然後未半雨勢如此

悶難堪所賴李擎廈不避風雨周旋募軍刻日催役耳

州牧使柳舜懋冒雨來奠 十七日京畿監司定役軍一

百名以揚州營吏咸世雲押送 十八日送役軍四名於

揚州地浮取灰石 十九日揚州軍二十名來現運灰取

莎李博川楹送書吊諸孤仍致賻儀 二十日喪人李汝

奎及李汝瓚 皆漢陰李文翼公德馨之子公與漢陰來道最別 自京來哭 二十

一日朔寧軍十名赴山役 二十二日朴引儀信男及玄

禮祥尹大慶等自京來哭 二十三日喪人具仁虛自平

丘廬所來哭 二十四日畿伯柳希亮來奠 二十五日

外棺匠人金花守來始役外棺厚三寸 二十七日莎土

匠白鷗來始役 二十八日斬土開塋域 二十九日穿

壙穿纔六尺有獨石如圓龜先是公使地官朴尚毅卜此山點其穴刻磚埋之以為今日地歲久樹木變山容不得埋磚之所更邀地官吳世俊點穴以不得真穴為恨三十日始築灰宋思梁曾是蘆原舊野老年近七十者酒菓來哭

八月一日丁巳築灰慎任自京來奠三日李貳相冲使

趙王乾送奠物代奠之又有挽詩李命後公之門人官至

已方在諱所聞公竄三水有易遠謫嶺南使其子顯基播之疏已改北青故不果上

文奠之申判書欽李同知貴官至延平府院亦自諱所送

子以文奠之申東陽即東陽尉朝聖李敦詩亦各與之以奠李天

安惟烈沈念知翁權蓋慶李正顯英官至判書號蒼谷朴錦陽瀾

李正郎景稷張翰林維號路谷官至右議政新豐府院君後撰公行狀李佐郎明

漢官至判書號白洲進士昭漢官至判書號玄洲各以文來奠崔評事有

海蒼谷以下皆公門下士李同知尚吉李重基李碩基慎三俊李弘

基柳忠傑韓愈知汝浚權正郎怙權恰申澆朴潢沈昶朴

選鄭斗卿受學於公官至參判號東頂權鵬崔浣李評事培元崔振權

靈皆自遠來哭蓋為會葬來也 四日庚申下窆自此幽

明永隳矣終天之慟可勝言哉穴深九尺下鋪灰一尺安

外棺其外煎下松脂廣五寸與棺平限外蓋上允用松脂

五百三十二斤篩灰三百二十石限平土銘旌冒雨遠來

渝色改書於金同知壘墓之錦陽書主申時告利成夕行

初虞祭 五日以雨不得反魂行再虞祭墓客皆歸只李

景稷李時白崔煜公之孫女婿文曹大益留待返魂 六

日朝兩晚晴反魂於東岡初議反魂之所眾論未定

曰先君素不喜城市晚卜東岡極愛便靜每謂歌哭於斯

將以為終焉之地不幸見謫一念猶未捨於東岡語言之

間每存故栖之戀念從象生之意得遂於公所愛之虞於

情得矣云故終返於東岡後來先生長者多以喪主之意

為得宜也 七日行三虞祭偶披公道籍得小紙乃識朴

尚毅論山者其向案起伏亦與吳世院所點一掃而且其

中有穴地六尺則有紫卯石云則穴亦真矣術雖微事能
 知地中所未見者豈不感人也哉事不相謀而適無差爽
 則吳亦非庸師也 不幸變生於謫所北地荒苦遠俗無
 知且為官者多是武人初慮治喪之具板蕩無賴計音一
 出南北絕塞權管守護將之稍有守地者莫不爭致賻儀
 及至安邊賻布已至二十同之多矣其人之所常慕仰亦
 於此可見矣葬後不知有一士人匹馬單裝茅籍多鷄清
 綿素哭於墓前只留詩文一紙不見喪主而去
公之曾孫世弼甲寅

冬以四學疏頭被罪請居靈光有士人崔河錫者自靈巖
 來訪曰吾祖考名琺官至齋郎絕意仕宦於白沙先生志
 無面分自北青返葬後以鷄酒之奠哭於墓前
 不見主人而去云始知潰綿哭墓者是崔琺也

尚州士人

鄭以弘等十餘人素不知公者各致贈儀且有武人金是若遠自晉州備物來奠而去此皆近世所未聞之事也

其後北青人士追懷德義創書院於城外老德社立祠宇

以專享公每春秋俎豆不衰號老德書院

鄭公名忠信字可行登武科官至平安兵使元帥以討平李迨錄振武元勳封錦南君生於萬曆丙子卒於

崇禎丙子謚忠武公有子珣襲封錦平君公本係光州正兵壬辰之亂年十七都元帥權莊烈公求人可以奔

問行朝者公自奮請行持於啓穿倭陣入義州時曾王考文忠公方判中兵一見知其為英才召置左右而

衣食之教以學書能讀先秦古文遍交門下名士如延陽新豐完城諸公皆折輩行屏入地戊午侍文忠公至

北青謫所作北遷日記及公捐館為之心喪三年文忠公嘗曰挾册則不害為一世高士後奉使入建州察虜

情其酋欲試之幽於一室而餓之達夜念書其聲琅然乃左傳也為甫下僉使時作絕句曰千年往迹馮駝聞

文肅公碑碧蘚斑可笑玉門班定遠幾多辛苦乞生還
讀其詩可以想見其氣稜也為人短小雙眸閃閃精彩
云

白沙先生北遷日錄終

白沙先生北遷日錄終

卷之八

三十八

卷八月初九日
雲不飛
精白之脫略天池
雲不飛自訣
凡千
勢難所
雲不飛
國

大率乎以命未純以教心

病為詭默然此為己身

不審誰為厚下

畫此計者君父之

前如免壽名陳古

以刑虞壽不業
被父器母無常欲殺身
浚井陰厲名危道極
矣強注怨呂泉少之
有他姓不見其有不

先生說

身處孝誠心天報不日

多矣一可心不女子收生也姑

丁義我子受醴旨母一之

况五級如書書之存白如

母歲孝子之至與有問如

七方... 國家一

邦之四水者... 化之生

比... 義存... 紐續

之... 存... 是

體... 德... 義

聖天子思
臣等之
忠義
臣等
伏惟
聖天子
思臣等
之忠義

萬曆丁巳光海將廢

母后時白

沙李文忠公獻議手草

刻北遷日錄跋

往在萬曆丁巳曾王考白沙文忠公當光海昏亂之時謂
母后不可警以明春秋之大義戊午謫歿于北青錦南
鄭公忠信以門下士實爲執鞭之役間關嶺海終不少怠
遂爲之心喪迹其所爲殆古烈士之倫也有所撰北遷日
錄記文忠公遷謫時事頗詳其後五十七年乙丑鄭侯來
祥爲北青倅慕公之風將刊北遷錄方伯李公秀彥聞而
喜之輒鳩工而相之世龜茲敢稍加整頓而分註於其間
仍略見鄭公之終始且附刻丁巳收謫手草俾藏其板於
老德書院嗚呼世龜於此又有感焉昔程門諸人記錄言

語程子以爲不得其心則是記他底意思劄錄君子之言
動若斯之難也窈矐是編詳於燕笑而略於訓辭踈於大
綱而密於細事豈鄭公才識雖超絕而徇起於行間初非
儒素家流故審視而謹書者非其所長而然歟然則茲錄
也其可謂景得文忠公之心否乎既不得其心而以意錄
之則烏可以保其無錯也亦何以考信而示諸後也嗚呼
文忠之世既遠而其義益彰其景仰者益衆里巷孺孺尚
能傳道其言行之一端而或輾轉傳會以失其真者亦有
之矣然而尚德之士猶感慨賞歎不能自己矧伊斯錄雖
不能無憾要之扶倫之大節愛君之忠憤有以增其三綱

五典之重者則固昭揭如日星而至於關河道路人情物
態零零瑣瑣之類纖悉備具亦可以究觀世變之推遷而
知天理之根於秉彝者終不能以一時禍福有所鉗制而
殄絕之也後之覽者豈無興慨於斯而感發其忠義激烈
之心乎吾知千載之下必有掩卷而流涕者矣其亦有補
於風教而不可以不傳於世也斯非一家之私言也遂書
以識其後云爾

崇禎後乙丑仲夏下浣月城李世龜拜手謹書

卷之三

三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horizontal ruling lines.

右鄭錦南忠信以記白沙先生址
遷錄一冊先生曾孫世龜檢校刪
正附以丁巳獻詒及錦南家事本
末是錄始為完書可以傳示久遠
矣蓋先生痛 母后之將廢農叢憤
取議丁巳十二月謫配此書明年五月
捐銀甚八月返葬于抱川先墓

測錦南以門下士從先生於遷謫
死生之際駭履周旋終始不離傍仍
為之方盡自始遷至卒葬皆尾大完
月之間審視而詳記之夫而一時世
變之梗槩及先生忠義之大方以至
言動嘻笑之味人情厚薄之際纖悉
畢錄若乃嶺海間閩原濕匍匐為

可以刺心而收涕者乃真苦心至誠
慕義無窮者或嗚呼先生之大節
耿著於宇宙者初儀一篇存焉固若
無待於乞銘而百世之下聞先生之
風者如目見如身履如親奉先生之
警言咳感慕嗚咽而不能已則是銘而
無助何可使沈滅而不傳也至其不祀

或不免瑣細俚俗似若非先生之意
者則觀者苟有以自下之而害甚並
存也時丙寅省復正憲大夫吏曹判
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
學如成均館事完山李敏獻跋

